

宋四語

卷三

14
1475
60



門 4
號 1475
卷 60

宋四六話

卷六表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
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
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駢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
為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
職上不從 四朝聞見錄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蠶起除兼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
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
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
斂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璿憚之
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卽上疏言李成以饋餉稽緩有
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
何以待之方舍垢養晦之時宜選辨士喻意優加撫納
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
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

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
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
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
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
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
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縣
厯歲時敢自意于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益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它意故從數

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救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于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從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于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

孤臣盡湔宿負云云

容齋三筆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宫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遊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帷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

容齋三筆

盤洲洪公擬宰臣賀復河南表有宣王復文武之士光

啟中興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之句

辭學指南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困學紀聞

表斷句須有力如洪景盧但驚奎璧之輝自天而下莫

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

辭學指南

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

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宋史趙鼎傳

朱文公慶元二年冬十二月癸丑禡職罷祠臺臣擊偽

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察官而胡絃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于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較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輕典永賴洪庥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既遠去于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

昇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跡于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曠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于薄罰稽昔終之明訓倘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

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極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勵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四朝聞見錄

景定壬戌曾仲實侍郎爲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立爲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爲曾公作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稟函三之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蓋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父應儲副且協其誕日也

隱居通議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

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旣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未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旣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稟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

隱居通議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爲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

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公主薨又進慰箋於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於禮有姊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於晨昏定省之餘勉進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於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

隱居通議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爲趙廣微尙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於修齊巽索承華恩聿隆於選尙猗歟天合允矣邦榮未云王姬肅雍婦道信內則之咸宜帝壻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益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

出降故也 隱居通議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
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為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
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
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
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
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 隱居通議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
書劄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

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為作進
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彙今年壬辰歲
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聲道再求得之 按至元二十九年
壬辰公年五十三
歲此蓋當時紀失而復得之歲
月而編輯則在闕歸之後也道在五經固昭垂於軌
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
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
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蓋劉歆
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
惟唐宗誤以為聖作雖漢儒亦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

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爲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誦心惟因默參於義例乃詳訂而爲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於丁年豈意裨覽觀於乙夜茲益恭遇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於精微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蛸之邃宇臣夙稟臆說欣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鉛槧爲榮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弼作此極有手

段馮虛駕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非與聖弼交情不孚而當時公論如此

隱居通議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爲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啟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之四亦輕俊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長短句甚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詔舉義其後事不成爲文丞相所殺予作哀文弔之曰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稟資明銳遭世艱虞

當樞密誅范瓊實參計畫適翰林乏陸贄遂掌贊書俄
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不血食
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為黍離每念播遷而隕涕既
出危城之岌岌長懷故土之茫茫會飛龍重建於行朝
而繫雁鼎來於密詔慟哭拜命慷慨起兵關中遣民喜
見孔明之奮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而風從
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隱居通議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為運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
心觀復驗初晝之震庚卦氣守中迂循環之乾甲益次

年卽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
曰壁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

隱居
通議

頃年番江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熊叔雅來見先人
偶案間置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
復官表首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
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
記篇日後生豈可不勉

清波雜志

西山先生曰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

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爲一題者破題須包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爲繁多且如出一賀冊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冊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爲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絲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敘皆相顧無語其後

擬一聯云麩絲織纈無慙禹貢之供水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絲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

辭學指南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讀書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職守東闈恩承南面近思問學謹葺葺編伏遇參參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令謫見晉徹睿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兩拜搢笏舞三拜開匣各奉一冊以進兩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久慚非博學幸徹嚴宸陛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漸謹祈鈞覽終賜

玉成兩拜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久承親訓僭編草藁
恭進冀階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
覽兩拜退本官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謏才勉強學問夙
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語一言之
教詔服膺勿失會集爲編目曰聖訓凡二百卷卜吉恭
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詔云朕惟萬邦克正
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則爰示宗嚴之訓以昭燕
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旣淑學問
益充凡平時丁寧告誡之辭悉見於躬行實踐之際復

加編集以示鑑觀爰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庸加
諭旨丕寓至懷九日起居畢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遭乙
覽登之史館獎以溫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
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寵頒御墨十行新天
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兩
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徹宸
嚴君親悅怡宣付史館不惟見某平日積習之功亦見
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
佩服神迎與此編相爲長久尙享

陳世崇隨隱漫錄

宋四六詩卷六
三
紹熙甲寅歲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
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為諷字
字有來歷 鶴林玉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
之譖甚工 鶴林玉露

嘉定和戎湖南師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
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
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

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

困學紀聞

攻媿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碁北海屬聯曰
靈根夜吠美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
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
表既進天子為之改容 辭學指南

朱異宣諭七閩劾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止
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擁笏垂魚之樂

四六
談塵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賞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闐之珍如謝賜御書周易尙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 辭學指南

胡交修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于柔祇宸翰昭垂霈龐恩于邇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 辭學指南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畫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

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

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鶴林玉露

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綺曰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 辭學指南

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輪傾藿之心天濶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

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為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植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辭學指南

林虞謝修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天造地設示根本於遐荒陽曜陰藏壯規模於萬古警句也

辭學指南

張彥實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

仲以為謂已大怒愬于會之詠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

罷為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

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揮塵餘話

李侍郎伯玉為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

罪震卿為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

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

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

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

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於聖度此表一時為

人夸誦隱居通議

淳祐三年召趙葵欲除右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乃逕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楊駙馬賜第拓四旁民居以廣之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首獻作倡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階而梯焉齊東野語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山房隨筆開禧間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會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時譽並擢高第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會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閩召為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

瑣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是歲六月正言郭聞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既縮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恐頃刻難安于位比觀諫垣造膝之抨彈斥云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

知進退之謀欲使特畀閒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老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若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是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

齊東野語

宋四六言卷六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文
煥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
豈圖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年之功庶可少伸今日
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歷戎行壯臨邊徼干
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憚
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
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人指將必攻
之地迅裂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
爲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拒吾喉襟樊城

盡屠其在剪我羽翼雖劉也先首於犯順而焦然中苦
於黨姦孤城其若彈丸謂可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
塹或欲投鞭而斷流克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
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旣生氓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尙冀
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案
肌肉于羣虎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
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
俗眼圖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于他
國亦從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安有食

宋四六言卷之六
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
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臣煥等死罪
幸荷今皇上直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
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
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辰伏觀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
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忌
怨劉一清錢塘遺事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
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

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
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
哀矣四六話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鬪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
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驛勞之卽徙
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
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四六話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魂遂協
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

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四六話

嘉定間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為諱及鍼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益指近事以為身喻也乾道間胡周伯尚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瘡跋盭類辟病痺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

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咎已往半存之身常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林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再至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痼疾偶直醫者用藥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日步非徒憚蹀盪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誼云

碧溪詩話

張南軒將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宋名臣言行錄

表章自序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

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潮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初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魯無它故長奉賢王之學

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北
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
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
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
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益本諸此近年後生假
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輒云知臣
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容齋四筆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
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首尾敘述皆與

它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和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
子梓嘗稱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
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
者一麾出守方切矜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
大造叩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獻知有臨神
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于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
寧而徧覆明見萬里將大混于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
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鴻博之科稅駕清
華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

右史龍飛應運鳳紀卜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
 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
 塵心未斷旋即墮于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
 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遊勸
 廣廈細旃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
 極三八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
 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
 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于校尉汲黯妄發敢歎薄于
 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

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
 大求民之莫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
 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
 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容齋四筆
 表起聯 東觀書林久俟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
 馭之臨東萊賀車駕幸秘書省 皇治憲天垂宏模於萬世史編
 繫日昭成法於一王倪正父進壽皇日紀 德茂重華接璿源而
 詒燕書嚴大典續寶牒以垂鴻進壽皇玉牒 侍言虎觀陳
 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周益公謝讀三朝寶訓終篇宴

賜

聖皇至孝荷神鑒之溥臨清廟儲祥挺靈華之秀

發

說齋賀仁英室芝草

上聖紹休丕衍洪圖之慶元儲正位茂

膺顯冊之儀

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

治繼三朝丕闡貽謀之懿

法垂萬世聿嚴紀事之書

西山進三朝國史帝紀

聖神御極廣

推徧覆之仁動植蒙休共効太平之瑞

葉謙亨進五色雀瑞麥芝草圖

聖而濟眾親成垂世之經予以馭臣例及稱藩之國

李公彥代夏國謝賜聖濟經

烈祖文孫一本纘承之懿皇支帝載

兩全筆削之公

王器之進三祖類譜今上重修玉牒

三后在天軼鴻猷

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于典謨

東萊進三朝國史

規模宏

遠更三聖以重光憲度著明參四書而並載

進慶元勅令格式

惟皇上帝將開與子之祥有恤閔宮肆嚴尊祿之事

野處賀祠高禱

舜數在躬大二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

之睿謨

東萊進建炎紹興詔旨

投戈講藝載信三代之風肄筆

成書增賁七篇之訓

東萊謝賜御書孟子

九月授衣駿發先庚

之旨百官承式溥霑令甲之恩

謝冬衣

親年有永方齊

箕翼之輝聖孝無前併上乾坤之策

賀太上帝后尊號冊寶禮成

宸襟典學稽上古之聖謨帝幙疏恩錫先儒之義贊

許蒼

舒代講讀官謝賜尚書正義

鏤牒編年並紀光華之旦涓辰歲事

聿新尊閣之儀傳景仁賀奉安玉牒日紀明聖宣恭寫作宸居之

監書言深潤勒為冊府之珍代宰臣進秘書省石刻御書御製敬天圖御

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龍溪謝賜

簡象 皇天篤佑忽垂象以示人聖主靈承乃側身而修

行亟銷變異宜即彝儀率籲庶工仰于淵聽星變請御殿復膳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灾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

龍溪星變請御正殿 辭學指南

表竊以用事 真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費仁祖述危

竿之諭蓋謹居高周益公謝御製損齋記應如堯帝祝多子于

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子周雅周益公賀生皇子世祖推恩

長安列六子之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盤洲代郡王謝

賜第 周有采薇之詩因命帥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詠

期得士以守四方初寮謝賜御詩被阜以生驗漢庭之熙洽

食榭而化彰唐室之隆平滕子濟賀野蠶成繭漢文繼統每惟

代邸之優唐帝嗣圖尤軫潞宮之念魯可宗代常德府謝賜府額

姬姓作藩未成人而賜履漢宗受社方在祿以錫封章元

簡代皇 堯言布下猶資五典之傳漢制恤人尚賴六

子謝 經之績進續修寬恤詔令笙鏞列于舜陛無相奪倫管磬設

于周庭既備乃奏

初寮賀燕樂成

與史冊以並驅唐有嘉名

之創煥文風而可述漢稱洪業之尊

陳益父賀奉安玉牒御集

犀

來徼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貢越裳慕成王之極治

周益公交

趾進象

擁篲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敬望樓執鞚唐宗羞

與慶之歡玉卮唯志於夸毗寶冊不忘於授受奮乎百

世在我一時

野處賀加太上尊號

頌采羽於漢賢盛述威懷之

應紀來牟於周雅備陳率育之休惟效異之靈華亦騰

歌於樂府

莫冲五色雀瑞麥芝草圖

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

之御座爰興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嘗下漢皇之詔

說齋賀仁宗英宗室前柱上生芝草

辭學指南

表推原 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

天時應在於金穰

龍溪賀赤烏白鵲

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

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矧參基命之承尤峻

禁林之望

王岐公謝翰林學士承旨

皇祖有訓嘉言孔彰開創守

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兪吁咈振六十載之綱條皆聚

此書克昌厥後

周益公讀三朝寶訓終篇

辭學指南

表鋪敘形容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

迎土膏脈起之候

常袞賀雪

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

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洪景嚴謝玉帶鳳生

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呂吉

父謝賜神宗御集帝暉下矚光榮河温洛之藏天藻昭垂跨

過沛橫汾之詠東萊賀幸秘書省金英並秀絢藻井以煌煌

紫蒂駢分映瑩階而蔓蔓北海賀芝草如玉韞石虹氣隱

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南塘賀登極太極班朝

肅延紳而咸會少陽在列絜卷服之彰施洋洋軌範之

言奕奕瓊瑤之刻温文有恪陟降欽承將以鼓鐘對峙

黃麾之仗授之璽紱交輝青路之旂小侯邦備物之彝

陋王社初封之詰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品羅羣帙岳峙大庭

粲然物采之新將以鼓鐘之奏徹覽觀於宸極重尊閣

於禁嚴典籍聿崇小廣內承明之秘圖書畢出會榮河

温洛之祥陳益公賀奉安玉牒御集禮成適華編之初徹叨異渥之

沓來輝映宮螭特煥寶奩之飾歡均萃鹿例陪綺席之

光文韞名駿之鮮明濃麝龍團之芬郁夸鄭幹析經之

賜侈桓榮稽古之蒙輒陳歸美之章不展逢時之慶詩

哀百詠傲麗正之賡酬句寫七言將栢梁之聯屬徐子儀代

經筵讀孝宗聖政終篇謝宴賜進詩編簡旁羅尙想古文於藏壁金絲

迭奏如聆雅韻於升堂傅景仁講 樂敷韶英之奏儀

修弁甫之容甘醴薦令芳秩彌文於主鬯吉日告爾字

申嚴訓於臨軒賀皇子冠禮 銀潢滉漾玉版閱嚴千八百

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東萊賀進類譜玉牒

二后受之同歸于治萬物備矣皆聚此書萃圭璧於

綠文會日星於漆簡進寶訓 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

驚於靈嶽介邱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更生更起舞

零之詠柳子厚賀破東平 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

圖增金城之列障呂吉甫賀元會 璿題灑落煥東壁之星躔

藻衛森羅備甘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被玉座以妥

安呂希純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成 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

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

之秘寶葛滕仲代高麗謝賜太平御覽 龍盤虎伏瞻王氣以雲屯螭

首龜趺據神靈而山立林虞謝賜都城記 辭學指南

表用事形容 名臣畢萃踵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

掩德裕會昌之作李嶽進四朝列傳 肇易編年昭合馬遷之

纂次著為考紀更逾班固之鋪張西山進帝紀 遠循函俗

先九月以授衣俯陋漢儀因立春而賜帛謝賜冬衣 廻翔

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龍溪

賀赤烏 効貢毫都上揜太宗之迹伴圖蜀郡益增仁

白鵲 祖之光說齋代臨安府進瑞麥 辭學指南

表末聯 撮其機要誠堯典十萬之言奉以周旋取武

成二三之策姜凱謝賜尚書正義 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帥行

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攻媿代皇太子謝冊命 既與在庭

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龍溪代嘉王謝

及第 寶五典之書而為訓獲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戒

王願禪末議西山進三朝帝紀 紀周宣舞鎬之年外攘復古

按韓愈辨徐之說不戰來戎初寮賀白兎 動鼓鐘於長樂

何慙漢家為壽之儀響環佩於後宮更邁唐室奉觴之

禮周益公賀太 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

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同上謝翰林學士 聽漢詔於山東

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慙同上 事

做石渠稱制仰勤於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愧於將明

攻媿進吏部表 讀列聖之錄諒思風烈之如存上庶事之歌

所冀明良之交勅徐子儀讀聖政篇進詩 惟禮可以為國願廣

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効孟軻之敬西山謝禮部侍郎

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卽金鏡而擔任賢之

要知所自期謝翰林學士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長燕駿

千金願廣招徠之意謝衣帶鞍馬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

殫細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野處進三

朝帝紀鼎飪養賢省已難勝於異數樽酒納約愛君期

盡於愚衷西山謝講易終篇賜宴願偕髦士稱棫樸之能官人

載詠詩章思采藝之不失職倪正父代進士謝賜射推賞君已知

言熒惑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龍溪代宰

臣星變謝放罪鄭衣又改爲兮莫副尙賢之日禹黻無間然

矣永肩歸美之誠謝春衣使忠臣得盡其心敢忘周詩

實篚之意如羣生有以自樂願推漢詔賜帛之仁同上

繼中興聖統之編式符瑞應陋皇室維城之錄未究編

摩進玉牒修長樂之注曰觀景耀之宣誦思齊之詩更

侈徽音之嗣率羣卿洎宗臣俯陋唐家之制令史官

宣景耀願陳漢頌之辭賀皇太后上尊號辭學指南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

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

謹始卜年方永邁周世以垂庥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

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忱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夏
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正帝朔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
皇圖正始之初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
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時而布惠克凝神於窈奧
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治爰鳳闕屆春之早
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
克呈獻歲之心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
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
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彙以常新不怒而

威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覲昌期遠居海外千萬歲壽考曾莫預於臚傳億兆人
同心但竊深於普祝

金國間見錄

追尊皇考妣禮成百寮奉表賀曰聖子神孫膺期適駿
烈考文母正名垂鴻爲帝者之大榮宜臣哉之胥慶伏
惟睿蘊生知愛敦終慕駒騁過隙嗟日月之不我留龍
飛在天視富貴之無以樂欲報之德不忘於心故能尊
其所尊可謂孝乎惟孝爰遵舊典仰奉徽稱亦旣追王
宜載隆於異數本爲繼祖非謂顧其私親堊循周武以

肆遷事比漢宣而更異駿奔清廟贊大禮以告成鷺集
冊庭對宏休而歸美

大金集禮

大定二十七年冊皇太孫賀表璿宮敷佑夙開甲觀之
祥寶冊正名爰定春宮之位載舉升儲之典式昭繼體
之光肆嚴奉于宗祧保永安于社稷是謂立國家之本
有以格神祇之歡少海分流接瀛波而增潤前星續耀
拱帝座以常明和氣周被于九區厚福延及于羣品臣
等欣逢聖運幸覩曠儀基緒有輝仰重離之叶吉戩穀
未備慶萬壽之無疆

大金集禮

夏國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后之擅
權累辱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
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
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諭意獲貢誓以
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
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

宋史記

夏國傳

高麗牒奏比年頗王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
可達意于明庭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于行在又問使

者云金風已趣于西成方圖平秩日脚躔違于北所適
御行朝 四六談塵

上親試諸道貢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
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泊上表謝曰
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
守秘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
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
玉階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匏繫
嗟混迹於嶠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緼袍短褐玉

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
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
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于中鵠濫巾英域空有
志于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于桂
籍仍命秩于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
宸旨令歸故鄉元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
之至 宋史高麗傳

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朴寅亮修表曰普天之下旣莫
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汝陽

之舊田撫綏弊境回長沙之拙袖林舞昌辰遼帝覽之
寢其議無名氏朝鮮史畧

李資光棄官入春州清平山王累徵堅不就表曰以鳥
養烏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朝鮮史畧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
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
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柱國賜金紫魚
袋金富輒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做中國體李之
詞云跛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旣觀止幸堂上之披

風况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
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
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
別具染濡張世南游宦紀聞

宋四六話卷六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七 啟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
 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為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
 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為國風接武
 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下國入中朝也四六話
 孟景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云早歲會奉尺書遠達睿
 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

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
濟師更遣前鋒而出境

宋史世家

偽蜀翰林學士范禹稱亦嘗言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
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
公之精切

青箱雜記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
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
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儒林
公議

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往使高麗麗俗信陰陽

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
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
獎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
寵非止厯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睠遇
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
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
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
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綽無
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

告王其圖之

宋史高麗傳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啟謝寇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趙德麟錄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鑄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

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才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相上下也梁溪漫志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

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容齋四筆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青箱雜記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却掃編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

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棉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因蒺藜尙關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閭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四六話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脚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啟云對靈光

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敘去來之意能改齋漫

錄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蔓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傳惟詠蒼苔湘山野錄

契丹知王師屢為元昊所屺遣使劉六符蕭英貽書求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為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儒林公議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厯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

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

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

書判一作晚書中選後十年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

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澠水燕談錄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

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

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

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四六話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

之十歲小兒出一啟為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

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

得父祖名化為大鼠入倉而去錢易洞微志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

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嘉咨字

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

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

丞故堯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

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
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
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
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
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
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
盛游宦紀聞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勝至鎮
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畧曰桂枝折

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後之名第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
色陶穀清異錄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
仲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
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
酸文能改齋漫錄

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共賞歐陽即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

其後歐陽出守青社晏亦出殿宛邱歐乃作啟敘生平
出處以致謝悃其畧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
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
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紙尾作數語授掌
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
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潘子真詩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
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
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習用講論而意益妙如

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
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
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啟云
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
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
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
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好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
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

公賀韓魏公罷相啟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此又妙矣

四六話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為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言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寓簡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為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為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啟云紅葉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啟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裕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

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
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待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
紫荷橐橐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
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
是歐宋果誤矣予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
爲袷囊綴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
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
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
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

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
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
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暹少年時好著紫羅
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
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
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
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
真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
志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克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

亦無韋昭此又劉沓記之不審也

張溟雲谷雜記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楊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歐陽修
歸田錄

神宗初卽位王介中父劉邠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旣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父坐罷

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船觸舟枝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畧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齋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耳

四六話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

李忠定公集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問安世而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

安世 方勺泊宅編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
司啟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
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
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攷官必欲黜落
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懈者在遭斥逐既而發攷卷則
懈乃第一人及第 夢溪筆談

滕元發甫賀正獻呂公拜相啟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
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

祖之風朝野一詞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能改齋漫錄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
金陵幕官其契合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
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
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
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為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耳况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
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
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

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啟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
遂乞骸望袞繡之歸徒深引脰

四六話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業
者不可以數計也如陳祥道啟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
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
窮于聖原貴名薄于天下熊伯通賀啟曰燭照數計洞
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
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
人學問爲法于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

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
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真
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

四六話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
啟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荆公
答以啟畧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
不止

四六話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爲宮使居鍾山
以啟講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啟合乃

相從疑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
論形則已析者宜難于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
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
失戒伺巖關弓之泣非疎踈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
蕩氣並生旣莫知其所終茲不疑于有敵而門墻責善
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
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
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權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
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

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
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于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儻示於
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側躬以待惟命之從

東軒
筆錄

廖明友畧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
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
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真可憎惡爾明畧賀安厚卿啟曰
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闕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
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

方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
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啟云
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崑谷信塞馬之依風暉
然晨光照此葑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
政啟云賤貧于有道之邦自知愧耻負犯于可封之日
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已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
義四六話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啟云伏爲門下相公有
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

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
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
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老學菴筆記

曾魯公識度精審達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
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
四六雖造次東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
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畧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
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
愛不已東軒筆錄

毛澤民啟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
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啟云斯風未泯則朝
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
易困學紀聞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
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
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
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會無白水之
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

功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
得竟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
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
痕更爲真切復齋漫錄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
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
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寢顯于朝矣處厚辭王荆公薦
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
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

乞憐頗甚賀啟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于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於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名之崇處厚早辱珽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

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

揮塵三錄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清波雜志

袁光祿轂羅公爲杭之貳車與東坡同官有啟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散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

攻媿集

表啟中最以短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

朱四六詩卷十
為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
原父謝館職啟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墳
篋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辭子厚啟報國丹心憂時
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益可傳載
諷味者尤難也 四六話

毛憲守長沙謝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
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困學紀聞
劉斯立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
追復斯立以啟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域平

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能改齋漫錄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為中執法閨門孝友嘗彈蔡
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啟云久居言路枰彈多權貴之
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曾謂其不
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四六談塵

終慎思者大名人家貧能苦學衣冠故傲風貌復寢陋
始未應舉魏之舉人儕伍中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
解首其謝解啟畧曰三年於此眾人皆指笑乎毛生一
軍皆驚大將果終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憫其窮窘嘗

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幾濡其涸轍而彼人者殊無
哀王孫之意終子乃取書歸復而具啟納于董生曰魯
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
嘉其切當也 彭乘墨客揮犀

任惇夫忠厚元佑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流
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
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能改齋漫錄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啟語
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

博士啟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
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
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
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
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
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束還之曰稱
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啟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
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啟敘致悃幅伏蒙謙損特甚乃謂
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封還使處厚既赦且惕逃罪

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啟凡二十句止百餘字
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
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
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
下之人悅否故啟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
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啟稱道高致主
專欲惠養元元故啟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獲
故啟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畧不絆戀故啟稱
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日

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
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
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
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
之乃知此啟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
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
德每如是也 四六話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獻坡讀之甚喜
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

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之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梁溪漫志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邦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梁溪漫志

琵琶行云家在蝦蟇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妄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

嚴有翼藝苑雌黃

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
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
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
帝力也用張敖語 四六談塵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啟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
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 四六談塵

秦少遊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
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秦宓博識諸葛
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

始署爲校書郎少遊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啟畧云切觀
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容建
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
寡陋遽爾遭逢 四六話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
邵毓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啟賀之云教實自
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竝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
陝移鄧之啟也 四六話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

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
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
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
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
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
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啟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
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四六話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
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啟

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
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四六話
邢惇夫以詩寄無已無已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
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未宜彈蓋元
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
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
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
未須云趨嚴詔後作謝啟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
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

金根之繆

王直方詩話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
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
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
表以賀畧云九賓陪列鏘劍珮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
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
職習性也 四六話

韓子蒼為舍人曾公袞以啟賀之韓答云舊知四六之
工彌起再三之歎會為浙漕謝先公啟云蒸出芝菌猶

能為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

四六談塵

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

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胡舜陟三山老人語錄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
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文恪
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尙耻于壯夫血指汗顏
拙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
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
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為三公而我

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四六話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為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啟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入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四六話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廷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

方明昉謂余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為問偶方臘為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能改齋漫錄

宋四六話卷七終

宋四六話

卷八 啟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
 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達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
 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
 心若死灰在彼吹噓之力身如橐木難施雕琢之功又
 云昔在儒門雖麤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
 心既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

墨客揮犀

建中初會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
與文肅啟畧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會門策杖還朝
足跡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
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于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
及於會門士大夫不涵養如此

揮塵後錄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啟舊見司馬溫公元祐
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啟曰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
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
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微言

四六談塵

嘗以啟上李邦彥其末云顧積蠹之云久宜致理之尤
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徭而民力猶困邊陲
初定當求守禦之方敵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
之而益橫仕流濫矣而莫澄凡茲十數之大功未覩軒
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博採寸長用
裨遠見未幾果如所料

曲周李公事迹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
公以啟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笺副之佳什屬詞
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

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既遂堅留幕下數日

張表

臣珊瑚
鉤詩話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
為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四六
談塵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
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啟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斯文
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
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能改齋漫錄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大學
士子伏闕且撾鼓乞用李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
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啟賀
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
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常舉以謂余作四六要
當如此

能改齋漫錄

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啟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
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
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

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啟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鶴林玉露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啟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益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

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直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益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寓簡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覲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鎡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贊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繇所受見闕敕益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旣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啟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

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
蓋述前意也

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每為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為
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
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
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
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畧云米五
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
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揮塵後錄

孫覲仲益尙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
章同為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為軍仲益繼遷言官
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嗣以無為歲額上供
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為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
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啟
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
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為精切也

墨莊漫錄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
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為辭時范石湖為侍講充祈

宋四六詩卷八
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
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
大政云 桂史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
父丞相歸葬謝啟云晚歲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
爽夢猶託于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
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啟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
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敵師踰淮而南有
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誰與守敢幸偷

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
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寓簡

余外祖王訶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啟曰早登黃閣獨
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
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
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張端義貴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
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
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啟云收淚過故人之墓驚

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貴耳集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

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

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

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

朝公輔之班貴耳集

顏夷仲黃門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啟云誦佳句

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四六談塵

徐師川視山谷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於世客有贄見

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

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清波雜志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

同于光武有大勲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

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

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塵後錄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啟賀云一經教子

素欽丞相之賢累日答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

能改齋漫錄

秦會之當軸時有蜀士投啟千冊其間一聯云乾坤二
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
稱道之遂得陞擢

游宦紀聞

王仲疑豐父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
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
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
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
青氈舊物尙有意于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
揮塵餘話

昔秦檜之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
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
左衽檜大喜超擢

鶴林玉露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郎秦
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
之以功升維垣叔雅以啟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
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
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曰嚴曦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
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

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 揮塵後錄

會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夫文清以蔭人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為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啟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為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 揮塵後錄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嘉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

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 紹興

論正人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啟有云仲舒哀然舉首豈久相於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啟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于海內賢者之去處以道旌旗已至於江東公亦欣然剡上 浩然齋雅談

論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為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哀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

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客攻媿集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

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

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浩然

齊雅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

難悟閣云案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

輒改萊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啟用章懷

太子注柳卯本同何云按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

成句柳卯本同違失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

卯同字而以為味臣松之謂翻言為然故留聊柳幼婦

劉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

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南史賈希鏡傳青州人發

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困學紀聞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

其僚壻閔元衢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畧云殘經不悟于郭亡何

莊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于夏有何云成馬不足一者既失

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殘武殪頌亂湯

齊烏焉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

為隋避上則臯不從辛何云說文絕下則對因去口何

亦說文棗合而棘氏微何云棗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東

足當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於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于八寸

之策執異為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寸宗因曲

為之說其僻皆如此丁尾亂真鉤須失實何云荀子不書立書肖

而既謬國名何云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為卷為

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正義篆形誤偽何云此與誰

正雲興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何

說文鎖定銀鐙之句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為銀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銀字

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何云說文指二首六身

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

考義共惑于三豕何云家語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

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何云魏明帝太和初事定經之

名誤合日月之為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

兆書忘形象作緋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于桑何云何祗

事三十七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據梁父七十二家名

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未詳董云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書蓋已亡誤

存舟二間之為航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日之為閏何云襄九年伐

鄭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

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

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

注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閻云按今按書序 困學紀聞 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因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未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為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洪邁容齋五筆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啟王異除館職作啟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啟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異啟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四六話

叔祖逍遙公舊為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啟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亦足矣 四六談塵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

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啟云念昔先人親逢命

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土元豐太

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

四六談塵

周于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伋在崇道外祠與伋啟云訪

羽人于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于宣室卽期前

日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

四六談塵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

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核辭之伊邇仍問政之

可期

四六談塵

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啟云庾亮樓
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
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
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詼諧之飲錢流地上
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
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
覲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
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
所指

四六談塵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金狀元啟云嘉禾當御輒先
農父之嘗神龜効靈偶出豫且之網四六談塵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舍
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
元亮謝以啟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
匹夫今無是事能改齋漫錄

方彥蒙上時相啟云三已無怨雖知眾口之鑠金萬折
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四六談塵

洪舜俞薦於鄉輩嶸監試後輩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

番陽啟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

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困學紀聞

傅至樂上周益公啟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
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井眉之居瓶况如夢寐益

指張說也困學紀聞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啟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
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浩然齋雅談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
注安知其為菖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

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菜啟則云堯韭未儔姬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矣固曰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施青臣繼古叢編

或上朱文公啟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尊壑經邱之趣困學紀聞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啟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

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困學紀聞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宋名臣言行錄

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

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啟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寘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白珽湛淵靜語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零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困學紀聞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啟云

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

平生之雅好可知

鶴林玉露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云鳴瑟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齊東野語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

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
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
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
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
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
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
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
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
山房

隨筆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啟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
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
矣 困學紀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
不賢于弟子將焉用之 困學紀聞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
曰仁義而已矣 困學紀聞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劾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
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

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
某崇模與危公稔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今聞
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僚而並處念交游之讐不同國而
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
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驩乃有摻
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蠚且將避之倘
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
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
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

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置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四朝

聞見錄

蕭公翀峯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
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
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
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
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鄩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
家事至今膾炙人口 游宦紀聞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贄之曰澄

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
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
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齊東野語
澹居外嘗怏怏失意以書祈侂冑有曰迹雖東冶心在
南園南園侂冑家圃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宋史何澹傳

賀茶山曾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
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
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

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
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
然獨在除刪定官謝丞相自敘有曰獨學寡聞倦遊不
遂瀾繙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
低回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
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間則里胥亭長之所
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
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
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

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
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
進之心又曰厯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
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
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
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差夔州通判謝啟有曰
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濟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
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回涉世浸深兒女忽其
滿前藜藿至於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

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
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啟有曰衣食不繼
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
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
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
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
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
撫自敘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困實慕昔
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劔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躄回毀來靡待於德高災生豈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縈纏忽忝乘軒之寵又

曰哀細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塊北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上參政有曰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苦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狗

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雞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
曰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
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
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
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爲
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厯考簡編之迹莫先儒
術之功又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孽涕下催
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慙修候問之書自敘有曰笠澤漁
家紹興朝士捫參厯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

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
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
丞相啟有曰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
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
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
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同紇下拜於汾陽王
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陰嬰充位則
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以
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

論非曾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隱居通議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
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
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
夷亭末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
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為鄉中
偉觀僕嘗作啟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
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
紀盛事益實錄也野客叢書

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時趙彥呐以在夔誅祿
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
耶以啟謝安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宋史楊巨源傳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
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
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
關西沂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
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偽官遣妄

謀豐贖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
也因草一啟代贄及之曰騎虹過賀會親警欵之承倉
鼠歎斯尙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
竊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爰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
而巽懦則有餘浮踳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
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惕有
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
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
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卧薪自厲誰爲勾踐

之盛心金湯恐喝于豫圖玉帛聯翩于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附和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
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于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
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
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論嚙嗜
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
慮畎畝有懷于憂國甌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激
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
盛之基規模雖狹于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

淮而西無蜀距江尙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
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
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
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
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
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
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
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
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

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
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
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
詎不先出岷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
蓋設險象存于習坎而趨時患在于用常誠由泗宿以
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
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
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

卽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餽餉則難
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勦而至于潰李寶僅濟膠西之
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
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
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
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
披惟是時之舉偶困于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
苟盡得策豈得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
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

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
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
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
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
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
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
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輕畀是以實
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
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

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
闕而不免于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參安而常淹于難
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
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腹而不止歲市駿
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
孰啟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
世之儁功尙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
効于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
議試攄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

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顛闔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
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千騎之
來跲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宜當盡遠猷
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
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
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
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
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

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
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
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
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
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
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勿草莫殫于是一得之
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
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認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
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于

識面宜自得于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
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
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程史

宋四六話卷八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九 啟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啟有云人家如破寺十

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山房隨筆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日命珪相印瞻騎

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脈殊

精也賈後辭相位徑渡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

押入朝絡繹于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為平章事待以

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
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當切隱居通議
臨江丁熺乙丑諒闇榜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
八授永州教章宋代爲作啟謝辨章云諸公袞袞皆自
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忽後廖羣玉亟稱于賈
改隆興節推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
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荊州而失之未幾山東
果復陷人以震卿爲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

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隱居通議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客作啟賀之商量
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軸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
扉百年幾見貴耳集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爲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試
之之且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鑰絕
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
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爲此賈相送至
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啟

關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
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敷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爲名臣啟
曰公闡鎖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治甫倉皇而
得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橫感涕竊以得失有
命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
侯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巧愚雖所投亦有奇
偶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
敗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某齏鹽味苦葵菘品凡勇私
怯公爲癯笑者八年矣跋前疐後譬蠅飛不數武焉徒

以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氈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
淒其萍梗於四方意者株守於一試居然不武何以謂
文雞旣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馬不進也非敢後何來
之遲闕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
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干鈞
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
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鑰
竟搖手以絕關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
圍繞繞真如矢木之後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

宋四六言卷九
三
投璧是致遭疑初未入官夫誰見妒吾過矣吾過矣何
所怨尤天厭之天厭之爲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昇將
皇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
安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
之債以俟知者知爾寧有利不利耶兩生不果來業已
輸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儕光範門之班茲益
某官以不世之元勳爲斯文之盟主隔截進士忠厚樂
易者不爲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當三吐哺
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

均囿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
桑榆詎敢忘於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於栽培少
潔心香莫殫舌筆此啟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
露百瓶葢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啟以謝曰上光範書甫
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頒何哉韓子之窮
螯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於望外轉生意於愁邊某
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變理一尊二簋慶明良之
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春之意開萬
間庇厦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而皆醉某醺

知四六言卷九
四
酣厚德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花曷當嘉貺門外三千
珠履願走後塵況懷大臣當報國士

隱居通議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啟賀有曰
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
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况檢
王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爲平章軍
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啟有曰日閒門館
對南北兩峯之高時游廟堂總東西二府之問亦甚切

隱居
通議

寶祐戊午震卿爲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爲太守自以
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
梢爲總領賈師憲勒其具析巨山不伏聞于朝力詆師
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
益自高既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
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網羅諸郡利原無孑遺巨山
素嫉其姦令下輒盛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奇其
人傾心委任於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
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滸黃逗渡丁袁俱敗竄朝綱

宋四六言卷九
五
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敘以啟謝檢
正趙廣微崇媿有曰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
升階而揖侍郎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
忽遇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某所學甚苦
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膠
攜乎事物何異登大行之山客媿媿而嘲雄人寥寥乎
說項空自憐其後臂誓不食於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難
調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受地露香
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鯢而誅六賊

然已禦魑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回殺機頓息李定治東
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
者未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尙
未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
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會參有殺人之
事此語尤悽壯可以感動

隱居通議

馬觀文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旣
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爲作賀啟曰某官負
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爲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

宋四子言卷九
河讖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幹盡闢草萊旬極尊壯當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隱居通議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爲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與應奎以省元爲國子錄因上書論宦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罷之出爲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通啟曰叩闈言事聳聞蓋世之清名待喜同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共論於心事殆慰滿於平生某官南省魁

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頃妖狐之馮社引戎馬以飲江通國震驚在廷暗默公獨憤甚請劍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箠而笞勅敵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闔豎動容覺朝班之增媿謀騎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于一時名已加于九鼎姑贊皇華驅馳之畫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爲人材別邪正充擴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

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於田廬誤見知於臺府
強加辟置俾佐諏詢亦幸逢於偉人遂獲聯於王事老
韓同傳慚俎豆於諸公李杜齊名尙丹青於信史次山
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爲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
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也

隱居通議

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
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子作謝表及謝廟
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橐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
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

之相望當承平時尙可詫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
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於孔道氈裘
已迫於郊圻鳴於地舞於樓狡謀叵測鍛乃戈厲乃刃
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
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
臺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朝之脈忠格列聖
之靈方苻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
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爲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
戒藩侯恭承大訓

隱居通議

次山初以曾公辟爲運使屬官曾公罷洪侍郎燾繼之
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餽與吉守糜左司弁有違言
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
幕以啟謝有曰辯幕抗塵歸夢遂歌於彈鋏使輶問俗
恩光首出於招旌自敘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
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
依水已慙小草之出山曾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
服官箴而往役怒移水中之蠓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
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士盍歸乎來乃特

枉於招呼許重陪於畫諾名實笑狙公之朝暮來往類
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
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
人之能壹皆精切如此

隱居通議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
家端平諸老甘泉筆橐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
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
有曰綸綽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駟度於周原
羅帶碧簪喜見馬諳於舊路亦甚穩熟

隱居通議

宋四六詩卷九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
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
領知郡有曰良二千石正奉揚於仁風連一萬艘矧方
生於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
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橐侍臣
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
旂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郎位
流光入境之間孤雲落日是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
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

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郡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
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
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文書愁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
諸司清明節餽有曰三杯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
塵遽辱兼金之寵皆灑然無塵俗氣

隱居通議

段深父浚為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敘復改正去非為
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
逆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
平覆陂當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還元祐之全人所恃有

隱居通議

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

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啟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

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困學紀聞

紀聞

王相燭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真絕

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

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實而人予其順天困學紀聞

謝枋得率卿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

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得米枋得自償萬

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為募徙木將取信於

市人二卵而弃干城豈可聞于鄰國乃得免揮塵餘話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

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扶搖更期

遠到益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為知舉取范質即以

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

名中選故耳最為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癸辛雜識

有士人投啟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尚父又用運

籌帷屋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
爲人父漢書言帷屋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湛淵靜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
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
請者弗報贊以啟東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
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扎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
長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
硯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
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

來更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 程史

雲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蟻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
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啟爲謝云
杜陵之厦千萬間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園四十
里不知乃爲筭於國中 浩然齋雅談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
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鷄難居累
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 紫微詩話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給
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
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寓簡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啟詩云綠樹帶雲
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啟云長楸脫却青
羅帳翠葢千層俊鷹解下綠絲條青雲萬里後生遂有
以爲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
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老學菴筆記

月泉舊社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傲禮羅之意遂

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
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
軸橫陳誰揭青銅尙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
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
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
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
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
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
詩如檜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固將不負於

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吳渭月泉吟社普詩壇文
月泉吟社回詩賞劄學古翁云效休文之八詠知類農
歌拔毛遂於衆中允高匠矧謝池僅止五字而魯語
尤戒多爲首而錄全思則過半恭惟執事雙桐政美五
柳門深續雅道于一綫之餘亦言其興尋吟盟于千里
之外夫豈無人乃采艱辛之辭特置次癸之列月泉分
貺雲壑懷慙某夢斷釣天心游樂地視元穎可爲至寶
奚有于今裁白苧而製深衣于焉學古愛雲仙友云田
園歸隱夙欽彭澤之高風筆硯久荒難得石湖之秀句

不慙鄙劣冒爾擬騷誤辱甄收敢言奔殿敬惟執事山
林富貴軒冕錙銖釣月耕雲詎輸製錦傍花隨柳雅稱
調琴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遠世而肥遯適憑佳興用
拂涓人餌絲菓釣江湖貨元穎質珠璧此意古矣其利
溥哉某溝壑餘生泥塗下土有懷農圃靡就犁鋤茲效
颺唐士之五言恰轅足周南之一轂僅逃孫外免媿盧
前自謂狂吟思復青氈而遠矣或云駝榜會歌白苧以
邀之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羅公福云伏以月泉舊社久盟

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贖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
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
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
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
以爲羅媿瑤瑤則多矣餘如元頴并致篚筐司馬澄翁
云執事清涵繡湖香並班史菜花天秧穀候偶迎著面
之風野泉甕烟隴犁總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猶占盧
前高字云伏以友連湖海夙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尙
媿禮羅之意有來匡鼎豈遜盧前執事文陣稱雄武林

擢秀四時春始成石湖老去之吟三徑人閒得彭澤歸
來之趣襟期樂只囊頴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
巢父之珊瑚安在此則長留縱衛人之瓊玖可將終然
匪報倪梓云田園雜興偶徼舊社之同盟湖海俊游爲
賦長城之五字執事假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村田
樂放開塵外之懷社翁昨蠶媪符道盡眼前之景以俗
爲雅此詩可羣全泉翁云執事東晉衣冠西幽風俗閑
庭芳草倦游甘隱于白雲綠水新秧歸牧穩眠于斜日
卓爾有立異乎所聞躡雲云月泉壤地密依鄰燭之光

春日田園賸喜奚囊之興翩其傑製壯我齊盟執事絲
瀨清風爐峯瑞氣土脈融林陰合摻吟不赦于韶華社
公醉蠶妾愁敗意直憂于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識
字耕夫云農圃餘生結同盟之社友湖山佳處有識字
之耕夫所謂伊人夫豈卑我執事語無排異體不效崑
野鷺山鶯動金谷當年之感婦蠶夫秫逼石湖春日之
吟天目山人云月泉社友爰歆舊盟天目山人爲題春
興不勝佳甚豈果遠而執事望邑鄰輝平齋宗派詠牛
羊茁壯仍觀戲水之乳鵝知燕雀生成又喜巡簷之窠

蜜有噴其饒或拊而歌安定書隱云執事昔者中庸今
之安定趣雄物表牛倦鳥喧景八圖中風微水滑且能
慕義熙之士豈欲追正始之音槐窗居士云執事名稱
東國越之雄句比西家施之麗浴蠶飛燕野色搖春依
犢市蛆扉陰移月摹成小景曲盡巧心姜仲澤云月泉
里社竊雙溪明月之餘輝春日田園動白雪陽春之絕
唱執事採樵羣言牢籠百態歸燕忙睡牛穩頗歡顏社
酒之嘗斷烟涇流水香更切齒村莊之吠高標聳若秀
句宜哉方尙老云秧疇麥稜畫圖巧寄于聲中社酒農

書詩史隱存于言外烏龍嶺之地靈尙矣白雲村之宗
派依然某薄云紵獻并以穎歸月泉吟社
左右丞相 惟圖任舊人共政允孚爰立之期克左右
厥辟宅師不聳具瞻之望 士勵相我國家豈輕其選
王置諸其左右今得其人 登進厥民在王廷俾聞播
告永弼乃后于彝憲勿替欽承 所謂同德惟一伊尹
乃格于天豈無他人雖百曹參何補于漢 惟武丁得
傅說命朝夕啟乃心使太宗無元齡如左右失其手
時則有若伊陟實惟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

伯禽之拜後

參政 間兩社以爲公輔有一德以享天心 臣哉孰
重於隣哉賢者固識其大者 南山之維石巖巖允諧
輿頌北斗之台星兩兩式耀階符 天子守在四
樞密 聽履星辰之上運籌帷幄之中 方允底修文之盛公輔間於兩社實資同德之良
給事中 轉圜有道坐知天意之回反汗無嫌更覺王
言之大 歲蕤豹尾方看翠駕之躬陪突兀龍頭又喜
黃扉之身到 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

虎之風

中書舍人 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
五花之判 辭達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
然蓋欲極天下之選 號令鼓舞風雷亦云多矣獻納
司存雨露莫若專之 山東聽詔使扶杖有感奮之
心淮南寢謀無發蒙相姍笑之論 千門柳色誰憐芻
狗之陳人萬里草堂遙想槐龍之清影
左右史 君舉必書風采深增于柱下朕志先定姓名
已覆于甌中 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

之沙堤還究濟時之業

翰苑 驚人妙語會同御柳之飛花滿地清陰第想垣
梧之依竹 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洪鈞之轉一氣
卽預埏陶
經筵 視君如腹心勉就月將之學相王爲左右佇觀
辰告之猷
諫院 聖朝無闕事抗論不休天子有爭臣舍公誰可
以爲鷹鷂不若鸞鳳寧舍豺狼而問狐狸 考司諫
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

冠峩豸角陰見睨而日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
御史 幾年弄印上日無以易堯一角峩冠仕者皆嚴
憚黷 虛位揖第一人具瞻獨坐籠街過三百步孰敢
竝行 馬立仗而不鳴虎在山而不採 虎在山而莫
採藜藿豺當道而焉問狐狸 萬里秋風方快鷹鷂之
擊一枝夜月尚安烏鵲之棲 行行避驄馬顧豈無北
望之心跼跼下江鳶願少假南飛之翼
禮部 禮樂自天子出邊豆則有司存 咨伯汝作秩
宗暨湯咸有一德

宗正卿 螽羽宜多於文子犬牙益固于漢宗 磐石
大牙暫典宗藩之籍甘泉豹尾佇歸禁從之班
大理卿 從知察小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
司農卿 九年之畜必有正假宏模一歲之人幾何行
對清問
秘書省 照夜青藜暫養資于東觀翻階紅藥卽平步
于西垣 磨丹瀆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卽侍
玉皇之香案 蓬萊弱水雖可望而不可親草茅書生
敢以規而不以頌

國子監 帝席夜前對宣室鬼神之問學官晨入誨諸
生行業之勤 入學而招諸生尙想三年之舊舉酒而
祭之地今惟一老之尊
直閣學士 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
公便在五雲之多處 仍魚鳧之開國峻龍馬之負圖
宮觀 雅意午橋之行樂何以寅陛之押班 日出而
作皆言倦飛則知還夜行不休誰作急流之勇退 從
容甲第肯甘田宅之汗笑傲午橋可窮園林之勝
奉使 使臣遠有光載驅原隰之外丈夫不爲將折衝

口舌之司 叱馭曰驅之凌九折叩徠之坂傳檄可定
也諭三秦關陝之民

都督 匪兇率彼曠野吾道非邪非熊獵于渭濱公望
久矣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于四國北伐如吉甫本爲
憲于萬邦 元黃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 斗以南
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勛名之
益大

制置使 元和愬武郊迎裴度之來南渡張韓羅下魏
公之拜 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乃禁中頗牧輕

裘緩帶其間

宣撫使 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

宣諭使 楚三戶而亡秦當出萬舉萬全之計湯一征而自葛尚雪匹夫匹婦之讐

總領 目江輪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聚米成谷以陳形勢虜在目中

經畧使 于羽足以柔遠昔臥綠沉樽俎足以折衝雲深紫邏 鞞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襦袴萬家之喜今

在細侯 揮斥電縣雷州聳觀教令彈壓辰山癸水正佇篇章 人於南海若東西州暫煩分闔上失蕭何如左右手行即揚庭 越犬吠雪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海鼉冠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

安撫使 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 范老子之制強敵曾有數百萬兵富青州之活饑民功過二十四考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暫歸緹騎之臨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行有黃麻之拜

監司 家人有嚴君焉舊膺此選皇華遣使臣也今世

其官 前時吳下阿蒙豈堪刮目明日冀州刺史更望私恩

轉運使 流馬畫謀盡蠲一石三十鍾之費搏鵬怒翼曾何六月九萬里之難

提刑 周原馳濡轡之馬漢網漏吞舟之魚 平三尺之法王國以長活千人者侯于門其大

提舉 民爲國之本不應一付之烏鳶君乘使者車乃可再安于鴻雁 平徭役以蘇民頽公舉刺而洗吏墨 熬波出素問鹽筴之何繁汗簡殺青笑茶經之太

淺

將帥 鶴唳風聲走苻堅於淝水鷺鳴雪夜擒元濟于蔡城 卯受命辰卽行有崇文之勇決申上奏寅報可從充國之便宜

太守 庶民安其里是在二千石之良刺史得其人茲爲十萬戶之福 明光侍雕輦真玉皇香案之臣皂蓋駐東藩作金華洞天之主 先生有道羲皇上轍從圓璧之師太守謂誰廬陵翁來作方壺之主 細民呼舞秀麥兩岐巨姓服馴拔薤一本 徒得君重無俾民憂

富貴歸鄉人知從太守之樂其樂謀猷告后誰識先
天下之憂而憂 邊城蹂躪之餘野馬也塵埃也郡守
經理之始繭絲乎保障乎 東連吳會馬牛非不及之
風西望武昌烏鵲有可依之月 幕職 茲羅而致之幕下猶錐之處于囊中

曹官 所謂馬曹難久稽于足下豈無狗監能力薦于
上前

縣官 讀書松竹林良多暇日種花桃李縣已滿清陰
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 取衣冠而褚

之聞弦歌而莞爾

主簿 鳳皇千仞不辭棲棘之卑鯉魚尺書見報成瓜
之及 但欲識韓不願封侯一萬戶且將詣習差勝讀
書三十年

縣尉 茅舍聽雞聲莫非王事花村無犬吠卽是民庸
家世 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
帝尹格于天下堯舜君民之業 喬木非謂故國文獻
猶存幽蘭稱其家兒典型是似

座主 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吹噓 說戰場

文人還迷于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于一頭

交代 雖慚尸祝越樽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先容 老夫耄矣更數旬金馬之門我公歸兮或一笑銅駝之陌

致仕 浩然懷葦菜之秋風久矣飲木蘭之朝露 司

馬公之流水青山姑從獨樂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尙想

玉堂

元旦 望公如歲與物爲春

冬至 七日來復九江孔殷

生辰 蝴蝶莊周久相忘于夢寐蟪蛄彭祖今安在其

短長 桃李笑人老矣無能爲也藥石生我忠焉能勿

誨乎

書翰 才真樗散性實棗昏 自保歲寒勿孤月旦

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于嚼蠟 夢魂欲付于潮

回歸興尤濃于山色 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

見大慚謂之大好仍瑣碎排偶之辭 十年大學身嘗

百獲之齋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 兒從郎罷拾柿

葉以學書妻對藁砧然松明而理績 續東華之夢久
聽朝雞誦北山之移只怨夜鶴 從大將軍之出塞嘗
草檄書及妄校尉之封侯獨無功級 伏櫪志在千里
巢林不過一枝 鷓鴣濡其翼乃理之常猴沐而冠夫誰
不笑

頌德 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忽見孤鳳之鳴
鷓鴣徙于南溟搏扶搖而上者鳳皇翔于千仞覽德
輝而下之 散爲霖雨固無非被澤之天貯作烟雲要
亦有不知之潤 雖一譽以召臣一毀以去臣然三仕

無喜色三已無愠色 羅二十八宿于心胸振五三六
經之羽翼 技斷斷兮無他心怦怦兮諒直 中流砥
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丁莫措其手 敬王如
孟子非仁義不陳于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
薦辟 謂棄雞肋之可惜如收馬勃以無遺
干請 月明繞樹自憐烏鵲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
牛之可訪

辨謗 衆怒所遷幾類水中之蟹一揮而去又同瓜上
之蠅 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餘燼寧復然猶有溺

灰者 謂虛船觸人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然強弩射
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

湔洗 雞壅也豕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
乎斯固在化鑪之運

託芘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惟深繾綣波及晉國君之
餘也幸勿鄙遺 主家十二樓而妾一身豈新恩之敢

覬廣厦千萬間而士盡庇非公道之焉依

洪邁翰苑新書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
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

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於未

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

絲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伊世珍嬾嬛記

遼主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本貽書雄州孫全興請通好
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
可全興以聞太祖命答書許之

宋史記遼國傳

熙寧二年高麗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
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
王旨意形于剖述當國僻居暘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

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大遼附之則為睦
鄰疎之則為勃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贄以靡遑久困
羈縻難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
辰于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于長安運屬垂鴻禮稽
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豁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
于支派謹當遵尋通道適赴稟街但茲千里之傳聞恐
非重霄之紆眷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俟得報音卽備
禮朝貢

宋史高麗傳

熙寧四年高麗遣使修貢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

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
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

澗水燕談錄

宋四六話卷九終

<p>公使... 疏之... ...</p>	<p>天子... ...</p>	<p>...</p>
--------------------------------	----------------------	------------

